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
第三十二回 梁天來度嶺走長途 林大有書房獻密計

卻說蘇沛之聽天來說出「九命沉冤」四個字，便直立起來道：「我知道了，據兄所說，兄不是姓張。」天來嚇得目瞪口呆，自悔失言。沛之道：「兄不必著急，這件事弟在北京，已經聽人說過了，說廣東有這麼一個冤案。兄既是冤主，為著甚事到這裡來？今夜又有甚麼大難臨頭？不妨告訴我，或者我可以助兄一臂之力，也未可知。弟生平最歡喜的是代抱不平。」天來見沛之義氣勃勃，又是外省口音，料來不是貴興一路的人。況且已經被他識破，勢難隱瞞。只得把打算進京御控的話，約略說了一遍，又把祈富遇見喜來的話告知。沛之道：「他打發人趕來做甚麼呢？」天來道：「此人與弟有不兩立之勢，這回知道弟要御控，打發人趕來，必無好意。」沛之沉吟了半晌道：「喜來是凌貴興的什麼人呢？」天來道：「是一個服侍的小廝，近來很以心腹相待的。」沛之道：「不要緊，我來同你設法！」說罷，起身出去，不一會，帶了棧主朱怡甫來。指著天來道：「這是一位窮途落難的朋友，請你另外找一個秘密的去處，給他住下。這是個與人方便的事，諒來總可以商量。」怡甫道：「可以可以！這當中有一座小樓，樓上供一位財神菩薩，向來是不住客的，可以搬到那上面去。」天來再三致謝，怡甫即刻叫了茶房，七手八腳，將行李鋪陳，都搬到小樓上去。沛之、怡甫，別了出來。此時尚未交二鼓，秋熱正盛，一眾寓客，都在客堂上散坐，喜來也雜在裡面。沛之本來是住了多天的客，寓客之中，多半都認得的了，只揀面生的看去。看到喜來，便猜著了幾分，因靠在他旁邊坐下，故意拉拉扯扯，同那些寓客談風水、談算命、談卜卦、談相面。看官！這幾行事業，是中國人最迷信的，中國人之中，又要算廣東人迷信得最厲害，所以蘇沛之專門賣弄這個本事，去戲弄別人。我想蘇沛之這麼一個精明人，未必果然也迷信這個，不過拿這個去結交別人罷了。當下沛之談得天花亂墜，內中有兩個請教過的，又極口誇贊他靈驗。喜來聽得熬不住，也要請教他相面。沛之先問他貴姓，他說姓凌。沛之把他打量了一番，卻搖頭不語。喜來再三請教，沛之道：「尊相有點與人不不同的去處，不便說得。」喜來道：「但肯見教，何妨直說呢？」沛之又再三遲疑了一回，又取他的手掌來就燈下細細看來，還只是搖頭，不肯便說。喜來再三相央。沛之道：「說了可不要見怪！尊相奴僕照入印官，主出身微賤。只這一句話，對不對？要是對的，我便說下去，不對就免談了吧。」喜來道：「對對！對極，對極！請教吧。」沛之道：「後福卻是不淺，並且發財就在眼前。但只一層，氣色上面，卻吉凶相混，則氣已經旺極，卻又有一重晦氣罩住。這一重晦氣，不是疾病，便是官刑，最要小心提防！雙眼底下，有一條陰鷲紋，將近要現出來了。幸而還沒有出現，倘現了出來，那就一生衣祿，都無望的了！」喜來道：「甚麼叫陰鷲紋？怎樣可以叫他不出現呢？」沛之道：「這個就叫『修心補相』了。這陰鷲紋，並非人人都有的，總是做下了惡事，方才生出來。老兄做過惡事不曾，我可不知道，但是這條紋已經隱隱的在皮內，將近要現出來了。」一席話說得喜來目定口呆。暗想這位先生，莫非是神仙？

當下敷衍了幾句話，先自回到房裡去，拿出一面小鏡子，自己對著看，卻只看不出來。躊躇了一夜，想道：「那人的話，一點也不錯。他說我發財就在眼前，此刻三萬銀子卻現成的在我手裡。他說我有晦氣，不是疾病，便是官刑，想來大爺連年打官司，幹下那種大事，不定一朝碰上了個清官，要鬧到不得了。那時我當家的人，只怕也要連累。他又說我甚麼陰鷲紋將要出現，我這回到南雄來，本來是要收拾梁天來一命的，明天認真要辦了這件事，梁天來豈不要死在我手裡！那時那陰鷲紋只怕要現出來了。倘使不辦，回去又如何回報呢？」左右盤算，總想不出一個主意來。想到了五更頭上，忽然打了一個絕念道：「不如應了那先生發財的話，起了那三萬銀子，走到別處去。我放過了梁天來，也算做了好事。」想定了主意，便不能再睡，打算拿了三萬銀子，到哪裡去？怎麼安置？怎樣做個事業，一直盤算到天明。梳洗已畢，等到同寓眾人都已起來，便去尋蘇沛之說話，把自己的行蹤瞞過，只道出來經商，要求沛之指教走哪一路的好。沛之道：「江西省城，便是個富庶之地，到那裡去最好。」喜來此時，看得沛之如同神仙一般，聽見他說南昌好，就定了主意走南昌，當下別過沛之，到銀號裡取了那三萬銀子，又換過一家銀號，轉匯到南昌去。忙了半天，十分困倦。回到店裡歇息，不久就睡著了。及至醒來，已是下午。就叫店裡的人，代僱定了車馬，準備明日一早長行到南昌去。一面又算清了旅費，又取出爵興給劉千總的信，用火燒了。

到了次日，果然動身去了，臨行還來和沛之作別，沛之不免也周旋了他一番。等他去後，沛之即叫過自己一個同伴的來。叫他遠遠的跟著喜來，看他到了南昌，住在甚麼地方，做甚麼事業？隨時要寫信來通知，又給了盤纏。那同伙的領命去了。

沛之便來報與天來，天來十分感激，便要動身。沛之道：「此刻且行不得，喜來雖然去了，他一定還有爪牙羽翼在這裡。梁兄且多住幾天，等他的羽翼散了，然後從從容容的動身，那就一路太平了。並且這個也不是趕急的事，不在乎此幾天工夫呀！」天來也以為然，因此就在朱怡和店耽擱下了。

過了些時，區爵興趕到，也被沛之說的走了。當下拉了朱怡甫，尋到了小樓之上，見了天來，呵呵大笑，告知原委。天來十分感激，便擬定明日動身。沛之道：「喜來那廝，是從早路走南昌的，梁兄明日過嶺之後，可由水路前去，可免路上遇見。」天來一應命。

到了次日，天來收拾過行李，要動身，去尋沛之告辭，誰知他已經在天尚未明的時候，動身到省城去了。天來不覺暗暗稱奇道：「難道這個人專為幫我忙而來的麼？一向這等慇懃，何以到了臨走的時候，卻又無言而去呢？」只得得到帳房裡同朱怡甫告別，說起沛之已經動身，未曾送他一送，甚為抱歉的話。怡甫道：「我看此人，行為舉動，不是等閒之輩。他到這裡，住了一個多月，專門打聽些官司事情，不然，他早就走了。因為遇見梁兄，他又耽擱下來。直到昨夜三更時候，他忽然來結算房飯錢，說今天要走。今日天還沒亮，我還沒起來，他已經走了，豈不奇怪！」天來聽了，很是詫異。別過怡甫，登轎起程，望北京而去不提。

卻說蘇沛之當日出了朱怡和店，一路上不免曉行夜宿，一日到了省城，尋個客棧住下，安頓好行李，就到三德號來訪貴興。誰知貴興已回譚村去了。沛之僱了船，到譚村去訪他。恰好貴興在家，集了一眾強徒，飲酒議事。原來到南雄的李阿添、甘阿定……等六人，到贛州關的凌美閒……等六人，到和平嶺的林大有等……七人，以及到韶州的簡勒先……等，都已陸續回來。貴興得知爵興到湖南去了，好不煩惱，恐怕早晚有事，沒個人商量。宗孔便道：「何必一定要他才好商量呢！現成我們的一大班人，一個人出一個主意，怕還及不到他麼？姪老爹，我勸你少相信他點吧。他看見我們這裡事急了，天來告御狀去了，他卻先輕輕的到湖南去躲了，你說這種人可靠得住麼？」

貴興正欲回答，忽報有一個人，帶了區表爺的信來求見，貴興忙叫：「請進來。」不多時果然踱進一人。貴興抬頭看時，只見來人生得相貌堂堂，儀表不俗。見了貴興，舉手為禮。貴興連忙還禮讓坐，通過姓名，沛之取出爵興的信遞過去。貴興拆開看了道：「原來舍親到湖南去，就是由先生指示的。先生這般高明，以後諸事，都要請教的了。」沛之不免謙讓了幾句。貴興便命洗盞更酌，又叫沛之遍看眾強徒的相貌，沛之隨口說了些恭維的話。單看到了林大有，便許為一時豪傑，誇獎的了不得，珍重的請教了姓名，林大有也覺得顧盼自豪。等酒筵散了，貴興便邀沛之到書房裡去細談。貴興道：「先生在南雄，便遇見舍親，想來我與梁氏那一案，先生早就知道了。但這回梁天來進京御控，不知可有礙？望先生指示！」沛之道：「這是凌兄過於煩心了！君門萬里，談何容易，便可以御控！何況梁天來弟曾見過，那人衰頹已極，晦氣滿面，一定不久於人世的了。莫說御控，我看他的壽命，只怕還不及到京呢！」貴興大喜，正要回音，林大有忽然闖了進來道：「我說出一計，叫大爺放心！莫說梁天來未必告得准，倘使告准了，欽差那邊還好打點，甚或至於打點不來，我還有一條妙計，叫欽差也束手無策。」貴興大喜，忙問：「是何妙計？何不早說！」

不知林大有說出甚麼計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